

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原始交织*

——基于南美拉祜族人居生态智慧的跟踪调查

Original Intersection of Natural Ecology and Cultural Ecology: Based on the Tracking Survey of Ecological Wisdom of Nanmei Lahu People

耿虹 李彦群 吕宁兴 况易 闫慧鹏 GENG Hong, LI Yanqun, LYU Ningxing, KUANG Yi, YAN Huipeng

摘要 基于南美拉祜族人居生态智慧的跟踪调查发现,在长时段的族群生长过程中,其自然崇拜的民族信仰衍生出人、房、环境共生的生态逻辑,既是早期民族文化基因选择性表达的遗传结果,也是原真性的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融合的直观显现。“七竹八木、月亏取树”等敬畏自然法则、遵守生态规律的传统建造技艺体现了早期人居文明的生存智慧与生态理念;依山就势、逐层递推、依序延展、代代相守的传统聚落肌理是早期人居生态观的空间投射实证;分层种植、就地居住的生产生活方式则是充满生态智慧的最优选择。然而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原始交织的自然—文化生态格局正因其脆弱性、低抗性面临被删除的风险,如何有序、有度地实现民族原真基因的坚守与再续传承成为当下民族村镇建设的重要课题。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cking survey of ecological wisdom of Nanmei Lahu people,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long period of population growth, the national belief of its natural worship gives rise to the ecological logic of the symbiosis of human, house and environment, which is not only the genetic result of the selective expression of the early national culture gene, but also the direct manifestation of the high integration of the original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skills of "July bamboo August wood, taking trees on the wane" are an expression of the early human live wisdom and ecological concept by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law.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texture formed on the mountain, layer by layer, order by order, and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i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patial projection of the early ecological view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production life style of stratified cultivation and local living is the optimal choice of ecological wisdom. However,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original intertwining ecological pattern is now facing the risk of being deleted due to its vulnerability and low resistance. How to achieve the persistence and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authentic genes in an orderly wa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village and town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关键词 南美拉祜族 | 自然生态 | 文化生态 | 生态智慧 | 原真基因

Keywords Nanmei Lahu people | Natural ecology | Cultural ecology | Ecological wisdom | Authenticity gene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8) 06-0125-07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180618

作者简介

耿虹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彦群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

吕宁兴 (通讯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

况易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闫慧鹏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0 引言

生态 (ECO), 源于古希腊文 “Oikos”, 意指 “人的栖息地”^[1]。生态学 (Ecology) 则将生态置于环境之中, 认为生态是一定自然环境下生物的存在状态, 以及生物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强调生物有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耦合关联^[2]。生态之于城乡规划, 则包含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两类思域。自然生态是指自然界动植物与其生境的关系, 是纯生物学视角下城乡空间环境的直观描述^[3]。文化生态则是指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文化积累, 是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实

人文状况的主观反映^[4], 具有演化性、地域性、多元性等复杂特征。文化生态的研究视野延及人类行为对自然生态及其环境图式的改变, 也关注自然生态环境作用于人类文明的界面、路径与机制问题。随着生态文明思潮涌现, 文化生态成为显学^[5], 解析文化与环境耦合形态成为多学科研究的共同热点^[6]。

事实上, 文化生态必须依附于自然生态之上, 是人居活动在城乡各类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文化现象的集合。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催生出原始的生态智慧, 而这种原始的生态智慧又引导与推动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自然环

*基金项目: 教育部直属高校 “非遗扶贫” 示范创建项目 “云南省临翔区拉祜族非遗扶贫示范项目” (编号 5029220001)。

境中的交织生发。早期中国社会在“天人合一”价值观下^[7],遵循“合其明、合其序、奉其时”^①的自然规律,坚守“道法自然”^②、“不可胜食、不可胜用”^③的生存法则,无一不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生态智慧观^[8]。与之相类似的是,在边远民族地区,长时段的族群生长过程衍生出朴素的“人一房一地一天”共生逻辑,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度融合的地域环境。在原始的自然环境下,孕育出自相适应的民族意识、习俗和规则^[9],在相对封闭的时空环境中延续其原真的环境智慧、生态逻辑与生存方式。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民族地区“遵循自然规律,尊重文化传承”,其实质在于挖掘不同地域环境下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交织形态,解析民族文化发展的本原逻辑,从而构建更优的生态文明格局^[10]。而源于人与天地万物的同源性和生命本质的同一性,早期各民族族群表现出类同的生态伦理观与哲学观^[11]。如存在于汉民族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同样存在。因此,解析早期中国民族传统生态智慧对健全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南美拉祜族为例,通过对民族社会文化与自然生态的跟踪记录调查,辨析其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原始交织的形态特征,解读其人居生态智慧的内涵与价值,以期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再续传承提供新的研究维度。

1 南美拉祜族自然与文化生态特征

拉祜族,我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名于拉祜语,意指“猎虎”的民族。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省澜沧江西岸临沧、耿马等地区。南美拉祜族则特指生活在南美拉祜族乡120.85 km²地域范围内4个行政村之中的拉祜族族群。较之于其他地区拉祜族人口,其在长时段历史演替过程中,从未遭受到自然灾害与外来文化的强势影响,在长期稳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完整地遗传了原真民族基因序列,所衍生的文化生态系统彰显了其最原始的生态智慧。

表1 南美拉祜族垂直梯度自然生态要素及其主要特征

海拔高度(m)	自然生态要素	主要特征
1 500—1 600	河谷	重要的灌溉水源,湿度高,汛期早期不定
1 600—1 800	农田	主要生产空间,阳光充足、湿度较高、土壤肥沃、坡度较小
1 800—2 000	传统聚落	族群聚居空间分层,立体气候中的最适宜气候区,日照、湿度、坡度、土质均适宜人类居住
2 000以上	自然山林	赖以生存的生态屏障,既是族群狩猎野兽、砍伐木材的重要场所,也是林下种植、畜牧的重要生产空间;相对气候寒冷,坡度较大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查结果自制。

1.1 南美拉祜族自然生态特征: 立体垂直的梯度生态格局

南美拉祜族乡地处横断山脉怒江和云岭的南延部分,属滇西高山纵谷地区,海拔落差较大,全境最高海拔2 835 m,最低海拔1 500 m,最大垂直高差达1 335 m。境内山脉纵横交错,坡度复杂,坡向多样,东以大多依树山系为屏,西以忙糯山系为嶂,两山之间夹南美河谷,自北向南纵向延伸。独特的地形地貌环境使得动植物种群及相关子生态系统呈垂直性分布变化,从而形成高山纵谷地带典型的立体气候与垂直空间特征。

适应于自然条件约束与族群防御需求^④,南美拉祜族世居海拔1 800—2 000 m的山腰地区,沿山体等高线纵向延展,嵌于东西两翼山体,形成24个自然聚居单元。在立体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下,其横断面表现为“山林—聚落—农田—河谷”的垂直梯度自然生态格局^[12](表1)。

1.2 南美拉祜族文化生态特征: 民族文化基因的原真表达

《新唐书·南蛮传》曾有记载:“嵩州新安城……南有杂东蛮、锅锉蛮;西有磨些蛮,与南诏、越析(诏)相姻娅。”唐宋时期,拉祜族的先民“锅锉蛮”就已迁居古南诏国附近^[13]。至明末清初,澜沧江流域拉祜族与傣族、回族、佤族械斗,部分战败逃至深山之中,逐渐被挤压至南美地区,致使其几乎不与外族通婚往来^[14]。封闭的深山也阻隔了外来宗教文化的强势入侵,使得南美拉祜族民族文化基因的血缘原真性得以完整保留,并显性表达在其日常生活与生产行为之中。数百年藏于大山深处的生长过程衍

生出南美拉祜族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核”,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环境下,其民族信仰、社会结构、建造技艺、火塘文化、聚落肌理融合构成了民族文化基因原真表达的地域性文化生态系统(表2)。

作为南美拉祜族文化生态的重要内容,原始“自然崇拜”的民族信仰是南美拉祜族一切文化现象的本原逻辑,在独特的民族信仰下形成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成为南美拉祜族族群聚居、建设、生活的重要准则。其所形成的聚落肌理记录了在特定历史断面和特定技术发展水平下人居聚落演变的文化印迹。而存在于聚落之中的“栅片房”^⑤建造技艺折射出民族图式里的生态信息与在地情怀,“火塘客厅”则见证了民族记忆中的远祖行踪和山川故事。

2 南美拉祜族生态智慧:自然与文化生态的原始交织

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培育了迥异的文化内质,基于差异化“缘地策略”适应性形成自然与文化生态的理性交织^[15]。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断面、民族语境下,南美拉祜族自然与文化生态所呈现的原始交织形态彰显了其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主要表现在族群聚居、社会生产与人居建造3个层面。

2.1 族群聚居: 早期人居生态观的空间投射

2.1.1 响应“缘地策略”的聚落布局形态

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但南美拉祜族以口耳相传的古根古调诉说着民族发展的历史与文

注释 ①《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②《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③《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④历史上,拉祜族被佤族、傣族、回族等民族驱赶而居无定所。南美乡的天然纵谷地形有效地满足了避难要求,河流和山谷为防御提供了“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

⑤“栅片房”:南美拉祜族传统民居建筑,拉祜族语音译,相关学术文献称为“木掌楼”。本文以“栅片房”作为南美拉祜族传统民居的统一称谓。

表2 南美拉祜族文化生态系统核心要素及其特征

文化生态要素	主要内容	主要特征
民族信仰	自然崇拜	万物有灵, 依赖自然, 崇拜一切天体万物与自然变迁现象
	民族仪式	崇拜自然神的文化表达, 主要包括祭祀仪式、丧葬仪式与建造仪式
	民族禁忌	一切起居、交往、生产等行为活动必须依照严格的时序、位序进行
社会结构	双重继嗣社会	族群分家以母系为主, 生产劳作以父系为主, 但总体以母系为尊
	信仰—技术等级结构	在传统社会代际更替中延续严格的“厄莎—摩巴—匠人”(厄莎、摩巴为拉祜语音译, 重要的祭祀首领, 民族地位依次递减)的信仰—技术等级结构, 维系南美拉祜族自然生长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
建造技艺	建造形制	基本构造特点为“檐柱杈柱式”和“捆扎构造”, 木骨梁柱、竹席围屏, 屋顶用薄片木瓦和茅草
	建造过程	敬神祭祖—伐木取材—日建成—当夜即住
	构造尺度	以人体、牛羊等生命尺度为丈量基准的“指、掌、排”衡量体系
火塘文化	火神崇拜	高寒山区青甘高原羌人后裔的文化昭示, 也是自然崇拜的一部分
	火塘空间	长方形制, 深一指; 位于屋内中心; 上有悬架, 置铁锅与茶壶; 再上有烤棚, 置餐具与熏肉
	火塘客厅	南美拉祜族人日常生活、交流与代际传承的重要空间, 也是口耳相传民族记忆与文化故事的“话语中心”
	火塘位序	围坐火塘的居住空间分割, 展现了家族的长幼地位与话语权属, 是维持民族社会结构稳定传承的重要内容
聚落肌理	族群聚居	由头人(厄莎或摩巴)选址, 依山就势, 呈带状沿山体分布于东西两座山脉的中部洼地, 围绕“竜林” ^⑥ 聚居
	分居立寨	由一个家庭分出若干个小家庭选点迁建, 逐渐繁衍扩张形成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图1 南美拉祜族传统聚落空间布局肌理
资料来源: 课题组绘制。

化。在《牡帕密帕》第一篇“造天造地”中便提出“万物有灵”的生命观念和“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法则, 揭示了其民族生存意识与文化观念中与汉民族“天人合一”精神内核相通的古老生态伦理观^[16]。这种“与万物为一体”的生态智慧在南美拉祜族族群聚居过程中得到充分实践, 其建设、演变历程真正遵循了依山形、就地势、顺应自然环境的“缘地策略”。早期南美拉祜族族群聚居选址位于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 但每年不定期的汛期导致其村寨遭受严重破坏。因此, 南美拉祜族形成“半自发退让”的空间聚居模式, 选择低风险空间分层为聚居地, 逐层递推, 逐渐形成依

序延展、代代相守的聚落空间肌理(图1)。

此外, 这种“缘地策略”的生态智慧也体现在其族群“定居—狩猎—种植—繁衍”的聚居过程之中, 影响了其后期聚落布局形态(图2)。早期族群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散点式择地而居为主, 无规模化聚居形态; 而后衍生产社会生产需求, 逐渐划定狩猎、种植等生产空间; 在此基础上族群繁衍、分居形成传统村寨。这种生长规律遵循了山地生态独有的垂直梯度格局, 合理划定族群聚居的空间分区, 在不突破环境容量的前提下, 实现了族群的有序、有度聚居。

2.1.2 遵循“裁成辅相”的生态聚居法则

源于自然崇拜的原生民族信仰, 早期南美拉祜族一直秉持敬畏自然的行为准则。但在长时段的民族徙居过程中, 迫于社会生产、族群防御的生存需求, 南美拉祜族“被动适应”为“主动适应”, 逐步顺应自然运行规律, 表现出近似“裁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⑦的生态智慧^[17]。即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 突破自然条件的约束, 因地制宜, 使自然条件满足族群社会生活、生产行为需求。

无论是在南美拉祜族早期族群聚居, 还是分居立寨的发展过程中, 都遵循着“裁成辅相”的生态聚居法则。以岩子脚村为例, 村寨选址

注释 ⑥ 竜林: 南美拉祜族唯一有明确地点的祭祀场所, 每个村寨各有一处, 是南美拉祜族村寨的仪式中心, 主要祭祀芭蕉神。

⑦ 《易传》: “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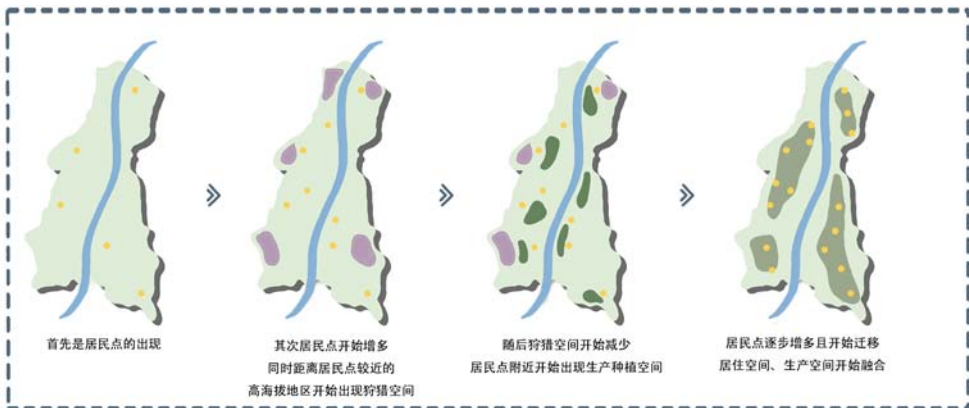


图2 南美拉祜族“定居—狩猎—种植—繁衍”聚居演变图
资料来源:课题组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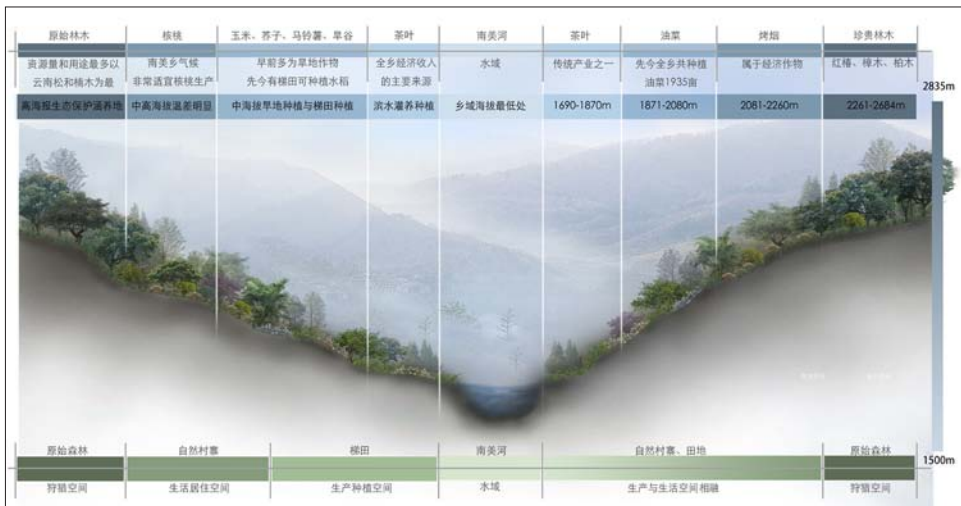


图4 南美拉祜族垂直分层的立体生产空间格局
资料来源:课题组绘制。

在山脉与河谷的交错地带,顺山形地势垂直延展,主动调适山体陡坡度,形成“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村落格局,既满足了日常生活资源需要又兼顾了生产劳作的空间需求(图3)。坐西朝东的建筑布局形态既顺应了南北向的山体走势,也为族群提供了充沛的日照与开敞的视野,便于其日常生活、观察与对外防御。

2.2 社会生产:“人、地、产”共生的生态逻辑

2.2.1 垂直分层的立体生产模式

在遵循“裁成辅相”生态聚居法则的基础上,南美拉祜族逐渐衍生出适应山地垂直生态格局与生物群落水平结构的生产逻辑,表现为垂直分层的立体生产模式。即在河谷、缓坡、陡坡、高山等不同地形区,结合社会生产需求

与自然动植物群落生长习性,形成不同的生产空间分层(图4)。其中,河谷为生产灌溉水源;滨水缓坡地为茶叶种植区;旱缓坡区以生产性农田为主,主要种植玉米、水稻、荞麦、马铃薯、油菜等农作物,也有部分牲畜养殖;跨过中间生活聚居区,则是核桃、烤烟等经济林木作业带;最高层则为原生自然山林,是南美拉祜族生存的生态屏障与狩猎场所。

2.2.2 “不违其时”的生产劳作智慧

首先是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遵循万物有序、季节更替的生产劳作理念是中国早期传统生存与劳动智慧结晶。早期南美拉祜族以狩猎生活为主,虽然无传统农业生产行为,但也遵循“春夏捕猎、秋冬养山”的狩猎规律。而后在周围汉族、傣族封建制生



图3 南美拉祜族岩石脚村整体鸟瞰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产方式的影响下,由狩猎生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遵循“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生产规律。并创造了其民族独特的生肖历法,依据历法确定节气与耕作时序。

其次是不违人时,即作息节律。南美拉祜族延续原始刀耕火种的人类农耕文明,一直以来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理念,从不过度劳作。日落之后便围坐火塘,吃饭、喝茶、取暖、聊天,保障了身体的机能调蓄,提升了人居生活的幸福度。

2.3 人居建造:适应于生态环境的最优选择

“栅片房”是南美拉祜族传统民居建筑的主要形态,属于典型的早期干栏式建筑结构形式。其独特的檐柱杈柱式干栏结构与“支撑—捆扎式”构造形式,以及在地性的建筑材料应用技术、神秘的建造仪式都蕴藏着丰富的人居建造文化内涵,是南美拉祜族民族建造生态智慧的集成化表达。

2.3.1 “合其序”——天道敬畏与自然崇拜下的兴造时序觉悟

其一,是遵循建筑取材的时序。落后的社会生产决定了南美拉祜族只能选择最原始的建造材料。数百年来天道敬畏与自然崇拜造就的民族信念总结形成了最具生态合理性的伐木取材原则——“七竹八木、月亏取树”^⑧。既保证了竹木等建材的韧性、强度、密度、抗虫等质性达到最佳,又可以避免因非时令砍伐造成的山林损害。

其二,是遵循独特的建造仪式、秩序与禁

注释 ⑧ “七竹八木、月亏取树”:南美拉祜族在农历七月竹子成熟季节砍伐建造所需竹材,农历八月树木最好的时节砍伐建造所需木材;同时要求必须在月亏之夜砍伐,这样竹木可以受到最少的虫害。

表3 南美拉祜族“栅片房”建造过程、仪式与禁忌

流程	主要仪式与秩序	相关禁忌
选址	“摩巴”占卜勘察位置吉凶	选址不可滨水、面山，距父母之宅要近
择时	“摩巴”占卜选择农历11月、12月的吉日	属相相冲、蛇虫出没、丧葬之日均不可建房
施工	先祭茶，后遵循“打桩—立柱—铺地板—架梁—建墙—铺屋顶—搭火塘”的建造秩序	一日内必须建成，否则烧掉
入住	依次遵循入簪、洒沙、挂竜巴、点蜂蜡、烧水敬茶的步骤，方可入住	任一步骤不可少，且秩序不可乱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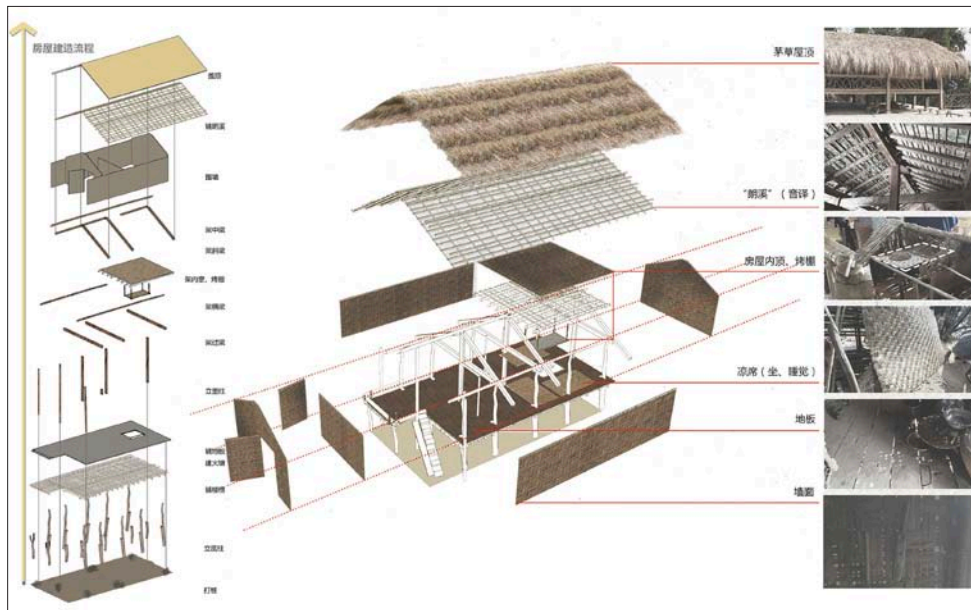
图5 南美拉祜族“栅片房”建造技艺图解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4 南美拉祜族“生命体”丈量标准

丈量标准	丈量单位	尺寸描述	主要用途
人体	指	右手食指长度	屋顶茅草或栅片厚度1—2指
	掌	手掌虎口张开大拇指与食指的指尖距离	火塘埋深1掌
	排	房屋男主人双手平伸长度	房屋进深6—7排，房屋开间4排
动物	牛羊身高	—	底层架空高于牛羊身高即可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绘制。

忌(表3)。在“栅片房”建造的选址、择时、动工、入住等过程中,都需“摩巴”占卜以保吉利。同时,在立柱、架梁、铺顶、搭火塘等施工阶段,有严格的工作秩序,且要求必须“一日建成”。房屋建成之时,还需要经过一套完整的祭祀仪式,才能真正入住。这些都体现了南美拉祜族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祈福自然的生态智慧。

2.3.2 “合其地”——环境格局约束下的相地缘地意识

以家庭为单元的个体建筑在建造过程中

同样遵循“依山就势”的生态聚居法则,表现为顺应山体等高线走向,合乎于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的小建筑、小用地、小组合的建造格局。同时,采用小工程、低成本的建造模式,不破坏自然生态格局肌理,在保障家庭个体生活生产需求的前提下,在“栅片房”格局、自然环境、生活生产行为之间形成最经济合理的空间关系。

2.3.3 “合其工”——原始工具技术下的适应性建造逻辑

受制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南美拉祜族传

统建筑材料应用技术面临着严重的“技术约束”,在原始的砍刀、斧子与木凿的建造工具下,“栅片房”在建筑风格上呈现出一种原始而粗犷的特征,表现出朴拙与实用的加工工艺特点^[18]。木骨梁柱、竹席围屏、薄片木瓦与茅草屋顶、竹篾床席(图5),这些在地性的建筑材料与建造技术既能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循环,也便于实现“栅片房”一日建成的独特建造要求。“捆扎构造”下的“栅片房”是“低建造技术”下的最佳适应性结果,极富大山民族的原始创造性特色。

2.3.4 “合其料”——资源与技术智慧下的利材足用

基于资源特点进行合理的建筑选材是各民族早期人居建造技艺的普遍共识。囿于高山地区材料运输的高难度与高成本,为更好地适应民族自身特征,南美拉祜族在建造“栅片房”过程中,基于对地域物质性的高度熟悉,选择最适合于其人体构造、最适合于生活生产、最适合于就地就近取材的建筑材料,如茅草、竹子、栎树、川滇栎木(水冬瓜树)等,并以建造类型、构造需要为原则,做到利材足用,从而以最经济、最高效、最牢靠的方式营造最合适民族生存与文化需要的人居空间场所,满足族群生活生产与文化遗产的相关需求。

2.3.5 “合其度”——身体—环境—生存需求认知下最物以致用的尺度安排

南美拉祜族在人居建造过程中,无论是建房地尺度、“栅片房”的建筑高度、开间、进深尺寸,还是“火塘客厅”的埋深、长宽尺寸,均采用人、动物等生命体作为丈量标准(表4)。无论是“指、掌、排”的人体丈量单位,还是基于牛羊身高的丈量基数,都是生命工程学的最原始、最本真、最适宜的应用状态,也是最为原真的人类早期智慧与民族文化生态基因显性表达的直观结果。

3 南美拉祜族生态智慧面临的挑战及其再续传承

作为直过民族^①,南美拉祜族至今仍然保

注释 ① 直过民族:指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主要为云南省内部分少数民族。



图6 南美拉祜族砦子脚村自然生态环境修复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留着众多原始社会时期的民族文化记忆,并隐藏着巨大的生态智慧。正确认识、发掘、传承及保护利用其民族生态智慧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与实践价值。实现其传统人居生态智慧的多元价值表达成为新时代语境下民族文化代际传承的关键。

3.1 南美拉祜族生态智慧面临的现实挑战

然而,当现代文明走进南美拉祜族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为其提供交通便利、提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其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冲击。南美拉祜族原真、神秘的民族文化基因正因其脆弱性、低抗性面临被删除的风险。

3.1.1 自然与文化生态的“自脆弱性”

脆弱性特征在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中皆有存在。之于自然生态,南美拉祜族所处的滇西纵谷地区本就地形地貌复杂,生态敏感性高,各类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大。而近年来,在拉祜族规模化的村庄建设下,传统稳定的山林生态系统受到一定冲击,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风险系数不断增加,南美拉祜族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峻考验。

之于文化生态,南美拉祜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原真民族历史文化只能通过族人代代口耳相传,随着老一代“厄莎”、“摩巴”等族内祭祀首领的离世和其传承人的断代,其“口耳相

传”的民族记忆、独特神秘的建造技艺、代际守护的火塘文化都很可能就此消散于历史长河。

3.1.2 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低抗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推拉式发展,使南美拉祜族原有的社会结构、民俗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结构性剧变,使其本就脆弱的民族生态智慧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面临着消逝的危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南美拉祜族生态智慧表现出低抗性特征。无论是族群聚居、社会生产,还是“栅片房”建造,其中的生态智慧在规模化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并未得到良好传承保护与利用。传统“栅片房”变换成如今砖瓦楼,传统依山就势的民族村寨被遗弃,仅有的传统文化生态的保护也是固态标本的保存模式,并借旅游开发手段盲目提升民族文化的经济效益。这种商业开发仅仅是一种纪念物般的静态保存,往往隐含着一定的表演性、趋利性倾向,既缺乏南美拉祜族融于自然的生活生产气息,也缺失了其原真民族文化基因。

3.2 南美拉祜族生态智慧的再续传承

数百年适应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的传统文化调适与变革形成了南美拉祜族独特的民族生态智慧^[19]。只有从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特定生态背景下展开讨论,化传统固态化保存为活态保护,才能实现其生态智慧在新时代生态文明语境下的再续传承与科学利用。

3.2.1 顺应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修复生态智慧传承的空间载体

无论是早期被迫服从自然,还是后期主动适应自然,南美拉祜族的生态智慧都是顺应其特定自然环境的最优选择结果。因此,保护与传承其生态智慧必须建立在尊重其特定山形地势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通过修复其赖以生存的河谷、农田、山林等自然生态环境,合理调整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的垂直结构与水平结构,从而提升自然生态的稳定性,降低自然生态破裂的风险,为民族生态智慧传承提供最适宜的自然空间载体(图6)。

3.2.2 理解特定的文化生态内涵,建立原真性活态保护样本

既有的文化挖掘往往隐含着趋利性的商业开发,传统民族信仰、建造技艺、火塘文化等文化生态逐渐沦为旅游产业的展示产品,其“人房共生”的文化生态内涵逐渐消失,文化传承流于固态化、表层化。因此,在深入理解南美拉祜族文化生态内涵及其价值基础上,通过挖掘、普查、建档立卡,确定具有南美拉祜族原始生态智慧文化印迹的保护样本,采用原真性活态保护理念,延续人、建筑、环境三者共生的生存逻辑,实现具有民族生活气息的活态化保护与传承。

3.2.3 构建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形成在地式自循环的生活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生产、生活行为同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建设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是推动自然引导生态系统与社会人文图景有机整合的重要基础保障。在修复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采用在地式、生态化的基础设施配套理念,依托自然山林原有材料,形成自体循环的生态消费系统(表5),从而提升生态环境的外部抗性^[20]。同时,合理划分其族群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营造建筑融入环境、空间渗入自然的景观生态格局。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南美拉祜族的持续跟踪调查发现:在长时段的族群生长过程中,南美拉祜族自然崇拜的民族信仰中衍生出朴素的“人—房—地—天”共生逻辑,既是人类早期民族文化基因选择性表达的遗传结果,也是原真性的民族文化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直观显现,更是特定地域环境、生态承载、技术约束和话语线索下的民族人居建造文化与生态、技术的最佳契合。敬畏自然法则、遵守生态规律的传统建造技艺,依山就势、代际延展的传统聚落肌理,分层种植、就地居住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折射出南美拉祜族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所积累的创造性原始“生态智慧”。但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这些生态智慧面临着被人为删除的巨大风险,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都不利。因此,保护与传承生态智慧对于民族文化基因序列

表5 南美拉祜族自循环生态基础设施

生态基础设施	构建形式	主要措施
山林涵养	经济林	采用经济作物修复裸露山体, 实现绿色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
	缓坡灌溉	在缓坡处修建排水沟渠, 为低海拔农田集水灌溉
住宅更新	回收循环	传统“棚片房”拆除后, 木材集中回收利用, 可加工, 可焚烧
基础配套	生态道路	除必要机动车道外, 所有山林坡道、村寨内部道路采用生态化设计模式, 材料采用本土石材及木材
	排污处理	族群人畜排污集中处理, 可用于农田施肥, 便于自然降解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规划改制。

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此外, 本文也希望通过对民族生态智慧及其内涵机制的深入讨论, 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现实启示。

(1) 对于特定的民族文化村镇来说, 跳出历史性、社会化与自然生态语境空谈生态建设是没有意义的。应从特定时间断面、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特定生态语境下展开民族文化村镇研究。

(2) 脱离特定的民族文化语义而去强调生态系统建设也是机械且苍白的。特定的地域环境方能孕育独特的地域文化。只有充分理解这些特定的文化生态内涵, 才能深层次挖掘其民族生态智慧的本原逻辑与内在价值, 从而为其文化生态保护提供充分的图文资料与技术支撑。

(3) 生存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民族村镇, 通过合理的基础设施配套模式+在地式、低冲击、多重融合、自体循环的生产生活机制建设, 有利于自然引导生态系统与社会人文图景的有机整合。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杨培峰, 易劲. “生态”理解三境界——兼论生态文明指导下的生态城市规划研究[J]. 规划师, 2013, 29(1): 5-10.
YANG Peifeng, YI Jin. Three levels of “ecology” cognition: ecological city planning[J]. Planners, 2013, 29(1): 5-10.
- [2] 王如松. 生态环境内涵的回顾与思考[J]. 科技术语研究, 2005(2): 28-31.
WANG Rusong.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J].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rms Journal, 2005(2): 28-31.
- [3]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 WU Liangyong. Introduction to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1.
- [4] 张松. 文化生态的区域性保护策略探讨——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0(3): 27-35, 48.
ZHANG Song.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strategy for cultural ecology: a case study of Huizhou cultural ecology zone[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9, 20(3): 27-35, 48.
- [5] 熊春林, 黄正泉, 梁剑宏. 国内文化生态研究述评[J]. 生态经济, 2010(3): 153-155, 159.
XIONG Chunlin, HUANG Zhengquan, LIANG Jianhong. Research survey on the domestic cultural ecology[J]. Ecological Economy, 2010(3): 153-155, 159.
- [6] 张建忠, 刘家明, 柴达. 基于文化生态旅游视角的古村落旅游开发——以后沟古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5, 35(9): 189-194.
ZHANG Jianzhong, LIU Jiaming, CHAI Da.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aking ancient Hougou village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9): 189-194.
- [7] 余正荣. 生态智慧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YU Zhengrong. Ecological wisdom[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 [8] 刘国栋, 田昆, 袁兴中, 等.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以丽江古城水系为例[J]. 生态学报, 2016, 36(2): 472-479.
LIU Guodong, TIAN Kun, YUAN Zhongxing, et al.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and its practical mea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river system in Lijiang old town[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6, 36(2): 472-479.
- [9] 尉建文, 滕鸿飞. 知识、信仰与实践: 羌族社会的生态智慧——基于四川茂县YL村的个案研究[J]. 社会治理, 2018(4): 83-89.
WEI Jianwen, TENG Hongfei. Knowledge, belief and practice: ecological wisdom of Qiang[J]. Social Governance Review, 2018(4): 83-89.
- [10] “生态智慧城镇”同济—吉建大论坛(2018)举办[J]. 上海城市规划, 2018(4): 130-134.
“Eco-smart town” Tongji university-Jilin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institute bbs (2018)[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8(4): 130-134.
- [11] 李良品, 彭福荣, 吴冬梅. 论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与生态环境[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8(3): 139-145.

- LI Liangpin, PENG Furong, WU Dongmei. Ecological ethic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 China[J].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2008(3): 139-145.
- [12] 徐坚, 李冰, 周盛君. 云南民族聚落垂直梯度景观格局分析——以白族村诺邓为例[J]. 华中建筑, 2010, 28(5): 101-103.
XU Jian, LI Bing, ZHOU Shengjun. Yunnan ethnic settlements vertical gradient landscape patterns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Nuodeng village of Bai[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10, 28(5): 101-103.
- [13] 张劲夫, 王星逸. 拉祜族研究综述拉祜族研究综述——民族学(人类学)视野下的拉祜族历史文化研究[J].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4): 11-17.
ZHANG Jinfu, WANG Xingyi. Summary of research on the ethic of the Lahu People: study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Lahus from the vision of ethnology[J]. Journal of Simao Teacher's College, 2007(4): 11-17.
- [14] 《拉祜族简史》编写组. 拉祜族简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Editorial Committee. History of the Lahu people [M].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15] 张庆顺, 马跃峰, 魏宏扬. 山地人居环境设计的缘地策略研究[J]. 新建筑, 2011(5): 76-80.
ZHANG Qingshun, MA Yuefeng, WEI Hongyang. Design strategies originated from local environment for mountain human settlements[J]. New Architecture, 2011(5): 76-80.
- [16] 黄静华. 史诗文类视角中的拉祜族“古根”叙事传统[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11-06(839).
HUANG Jinghua. Lahu “ancient root” narrative tradi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pic literature[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oday, 2015-11-06(839).
- [17] 赵宏宇, 解文龙, 卢端芳, 等. 中国北方传统村落的古代生态实践智慧及其当代启示[J]. 现代城市研究, 2018(7): 20-24.
ZHAO Hongyu, XIE Wenlong, LU Ruifang, et al. Ancient ecological practice wisdo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8(7): 20-24.
- [18] 辛克靖. 原始粗犷的拉祜族民居[J]. 建筑, 1995(2): 37.
XIN Kejing. The original rugged house of Lahu[J].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1995(2): 37.
- [19] 张辉. 云南澜沧地区拉祜族火塘文化变迁研究[J]. 河西学院学报, 2017, 33(3): 93-99.
ZHANG Hui. The study on the fireplace culture changes of Lahu peoples in Lancang of Yunnan province[J]. Journal of Hexi University, 2017, 33(3): 93-99.
- [20] 李锋, 王如松, 赵丹.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现状、问题与展望[J]. 生态学报, 2014, 34(1): 190-200.
LI Feng, WANG Rusong, ZHAO Dan.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 statu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4, 34(1): 190-200.